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十五回 為友除病忌天理

話說馬俊周順與店小二上街遊玩，申牌方回。吩咐買許多肴饌回店，到晚更是豐盛，馬俊道：「我弟兄今日商議買貨，把酒肴設在房內，多取些酒。」自斟自飲，小二將物件俱送入房，小二關了門，同店主吃飯去了。再說馬俊與周順飲了幾杯說：「仁兄寬心自飲，我去就來。」

說罷帶了寶劍，飛身上屋去了。周順有些害怕，只得自斟自飲。

有上更時分，馬俊從屋上下來背一個包袱，打開看時，卻是血淋淋一個人頭，兩眼大睜，周順大驚說：「賢弟，這人頭不知誰的？」馬俊道：「這是包成仁的狗頭，他與老婆慫氣到書房，被我殺了。」將人頭包好，放在牀下，又飲了幾杯，吃些肴饌，說：「此時已有上更，響三下，小弟有正事。」依舊上屋去了，周順暗想：「馬俊如此手段，心內害怕。咱不免明日先回。」不表。

且說馬俊因日間看過出路，不費找尋，到了縣前，上了屋去到了私衙，伏下看時，正見知縣孫剝皮與妻子飲酒，不一時說夜深了，他妻子說：「今日要幹事，定與你拚命。」剝皮說：「今叫你求饒。」說罷攜手進房去了。婦女丫頭掩口而笑，忙收拾各睡了。馬俊從屋跳下，立在窗前，只聽淫聲浪語，即把堂門輕輕移開，只見房門半開半掩，躍進了房，執劍在手，妻子還在那叫快活，馬俊走到牀前，將帳子掀起，知縣見了大漢子手執利劍，正欲叫喊，馬俊早已殺下，從牀上滾下來，那妻子正要叫喊，被馬俊砍成兩段，扯下一條臥單包子，滅燈而去。

周順正在憂愁，見馬俊提了包袱進來，說：「又取兩個來了。」

打開一看卻是一男一女人頭。馬俊將他二人云雨事說了，將二人取笑說：「他只當快活死了。」飲了幾杯，說：「小弟又要走了。」說罷上屋去了，周順見了三個首級，作啞無聲，只自飲酒不言。且說馬俊到了米府，竟入後堂，不知米斌儀臥處，正尋之際，只聽有悲聲，馬俊走到窗前，往縫一張，只見明亮燈燭，一男子赤身摟一個女子，只聽女子告饒哀求：「奴家小，經不起。」那漢不聽，女子亦不肯受，馬俊看到此處，曉得是米斌儀淫人閨女，心中大怒，取了悶香悶住眾人，不到半時，婦女各去睡了，米斌儀也就在地下睡了。收了悶香，走進房來，見女子赤身哭泣睡了，牀上取被與他蓋了，看凳上，又見兩個赤身女子亦睡，馬俊舉起劍來剃了頭，又剃下幾塊皮方才住手，又開了木箱，取了衣服，又見箱內有銀，取了幾封，放在懷內。

將人頭堤起，上屋到羅先生家來。

四處一望，只見先生廳上，有一藥箱，馬俊將箱門揭起，把人頭放在箱內，回到店中，已是四更了。周順見馬俊回來，才放了心。馬俊將殺米斌儀說了一遍。周順說：「賢弟真大能。」馬俊道：「仁兄可收拾行李，天明好行路。」又把銀子分一封與周順作路費，又吩咐周順一番，提了行李，往杭州去了。

小二見周順出門，問道：「那爺往何處？」馬俊道：「他明日就來。」馬俊問店主去那裡，小二道：「下鄉收債，大官人在家。」馬俊道：「叫他進來，我有話說。」小二叫了。那店主只生一子，年二□三歲，名叫武志，進來見禮，馬俊也還禮，武志問：「爺尊姓大名？」馬俊說：「山東人氏姓馬名俊來在寶店，方才請你，非為別事，將這行李寄在此處，還有一口寶劍，價值千金，好生收存，後來時重重相謝。若我去後，有人來問我在你店中，要推不知。」武志不解其意，只是點頭。

馬俊提包袱出了店門到府前來，只見開封府，雷公升了早堂放告，只見孫知縣管家跑得氣呼呼，到大堂跪下道：「不好了，求大老爺做主。昨夜不知甚麼時分，老爺奶奶頭不見了。」

知府大吃一驚，本府親自相驗，又見包成仁妻子，手拿狀呈，當堂跪下，說：「小女姓顧，是包成仁之妻。丈夫每日陪米公子，昨夜獨宿書房，不知何人殺死，頭不見了。」隨看狀子問說：「你丈夫死在米府，死在家裡？」顧氏道：「在家。」雷公委二衙看，又見五六人跑到大堂跪下，說：「人命關天，我家相爺只有一子，昨夜宿在深閨，不知誰人殺死，屍分數塊，頭又不見。」雷公聽了此言，嚇得汗流。呆了半會，打道米相府中，相驗收殮。又到知縣府中，亦相驗收殮。叫庫更將庫封了，苦主帶齊，打道回衙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